

蕩香零拾叢書



寓庵集卷五

之

記

景陶軒記

河南解君仲傑自前朝以童子擢甲科既而遭變故晦迹不仕中統甲子歲陝西大行臺諸公屈以爲掌書記非其志也迺卜築於長安城南門外夾兩壕閒架屋三數楹蒔花植木若將終身焉卽西北隅別爲小軒以爲宴閒偃息之所上據爽塏下臨清流足以延清風而卻隆暑闐闐既遠俗塵不飛蕭然有人外之趣因丐名於予予名之曰景陶仲傑忻然從之蓋適與其素心會也且請發其義予以謂昔之君子尙友古人者多矣如太史公之慕晏嬰司馬相如之慕藺相如惟志願所同則遐想其人於百世之上恨不與之並時而生也詩云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自晉逮今幾千
歲矣富貴湮滅不可勝紀淵明一處士也雖嘗出仕官
止一彭澤令耳仍不樂其職少日徑歸無深恩厚德以
及民無俊功偉烈以聳動天下而後世之人想聞其風
采如瑞人神士即出天外邈乎其不及已東坡先生亦
一代豪傑之士平生愛仰不足至欲盡和其詩嗚呼果
何術以致然耶豈非以其體真任運舒卷無心蘆蓬茅
而不憂屣軒冕其如脫雍容蕩坦誠有合於道也歟今
仲傑春秋鼎盛資美而才敏神完而氣正以之乘機抵
巇蹕取顯位如探囊中物迺能安時處順不卑小官環
堵輦門嘯歌自得不以古人自期者能之乎向予所以
名軒之意爲得之矣雖然孔子之道無固無必進止久
速惟其可而已夫玉隱於山珠潛於淵未嘗求售於人
而人自求之方今明天子厲精求治網羅人材四方茂

異之士朝聞而夕召往往待以不次之位如仲傑者安能保志全高遂終老於此哉鶴書之徵行有日矣異時功成名遂解印而歸然後縱杖屨於斜川命壺觴於栗里把東籬之菊臥北窗之風固未晚也至元二年五月中休日浮陽李庭記

重修終南山太乙宮記

凡天下名山大川積水之淵蛟龍魚鼈窟宅之所託莫不有神以爲之主是皆助天布氣節宣雲雨育萬物而利百姓者也按禮記祭法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雨見怪物者皆曰神故自古有國家者率命有司嚴飾廟貌以昭薦饗所以昭誠敬之道也且爲民祈歲事也雖長安古都邑形勢雄九州崔嵬南山聯互千里深潭巨谷往往而在終南山太乙元君上宮湫池其神之尤著者歟太乙谷北距府城兩舍而近入谷汭流行十餘里路益

高峻崎嶇盤屈而上又數百步至其宮宮前臨池水湛
澹瀾望莫測其深兩傍叢崖懸抱高柯古幹幽蔚陰森
仰不見天日迫而視之令人股慄神竦肅然加畏水鳥
以千數飛鳴棲集其上偶一葉墮水面鳥卽銜去嘻亦
異矣不有靈物護持安能若是其爲龍宮水府無疑宮
祠之立及徵士种君碑之所載元君事迹甚詳茲不復
云後世因之增葺齋館祀事不輟遇有旱暵官吏奔走
投誠致禱卽獲甘澍常以每歲六月十三日長安外士
庶雜遝盈路畢集祠下各持幣帛醪果以答神貺神若
喜則必有尊酒突然出於水中以賜其人其感之速蓋
如此值壬辰癸巳之變羽流逃散棟宇傾頽逮大朝開
創有本宮元受業某師黃某至侯某前後數人相繼住
持皆不能有所興造歲在某甲侯某者乃具狀敦請某
白雲真人綦公領上下宮事時真人方被旨寵錫金符

掌管關西教門事弗暇躬親經度因選其徒性質_循厚
有幹能者得奉先人王某專一提點宮門事遂暨冉某
并同志營辦鳩工聚財夙夜不懈閱十寒暑上下宮殿
赫然一新神像載完_儀衛森列以至齋堂廟廡園圃水
磨靡不就緒知宮將刻諸石以傳永久於是介郡人前
宣撫司經歷劉某等來請記某既嘉真人用心之勤舉
人之當又與王君同里閭義不得辭乃直書其事而繫
之以詩曰

奕奕南山在天之中淵淵靈湫下維龍宮幹旋陰陽爲
雨爲風太乙元君實司厥功愆陽爲災嘉苗槁死吏民
匍匐是禱是祀片雲忽生驚霆奮起曾不崇朝霑霈干
里曰雨而雨曰暘而暘易沴爲和化荒爲穰維神之德
惠我無疆宜千萬年報之勿忘時運迤邐廟貌頽圯狐
狸所遊瓦礫荆杞神之格思曷依曷止祀廢不修邦人

之恥有來白雲關教秦城顧瞻遺基惕然若驚爰命其
徒協力經營翦除荒蕪補罅扶傾積茲艱勤厥有成績
巨桷高甍輪奐輝赫像設崇嚴祠庭載闢邇遐來觀以
手加額九穀既登百室斯盈馨爾黍稷醺酒維清神心
樂只萬福來成佑我遺黎永觀太平

興平縣重修僊林宮記

賢者之爲道修身養性而已初無心於感物而物自歸
之固不可僥倖致也方其一念不生萬緣俱泯身如槁
木心若死灰尙不知孰爲物孰爲我凡世間所謂榮利
聲名蓋未嘗有一毫入於胸中也及乎妙道內充英華
外著不言而人自信無爲而物自化以致匍匐奔走不
憚勤勞相與起作高堂邃宇以效其尊仰愛戴之心是
豈偶然哉良以精誠之至旁薄感通蓋有不期然而然
者矣雖欲辭之不可得已今無欲觀妙真人李公其庶

幾乎公諱某世爲耀州美原縣人少倜儻不羈雖里中
無賴皆畏服之旣而頓厭俗塵遂慨然捐產業舍妻子
身披一褐丐食飲以卒日學全真之道於浮山碧虛子
楊先生盡傳其妙楊之道蓋得之馬丹陽馬卽重陽真
人王祖師之高弟也始祖師遇異人於甘河道中授以
祕訣遂達性命之理其後門人次相傳授至公則四世
矣公初入玄門誓求至道乃於興平縣城西登真坊爲
環堵之室穴垣以過飯尸居三年卽今之僊林宮也值
歲凶荒人多流亡至累日不食自勵彌篤積功旣久宇
定神凝天光煥發豁然大有所得雖深自韜晦而人實
知之於是戶外之屨滿矣凡寓此二十餘年避陝西亂
南越商於遨遊襄鄧閒時汴梁太乙宮提點李大師素
聞公名卽遣人奉書邀之旣至欲以宮職讓公公知金
運將終乃不屑就及汴京亂遂踰河北抵燕京見清河

大宗師密談④旨深相契合因授以陝西數路提點教
門事歲在乙未來歸駐車重陽萬壽宮遠邇嚮慕真教
大振從學執役者至數千人雖武夫悍卒幽閨婦女山
野鄙朴之民莫不稽顙禮謁以一覩公顏爲幸後五年
加掌教真人尋受陝西諸局藏經提點六年奉也可匣
敦太皇后懿旨加無欲真人乙巳春二月被闕端太子
命加無欲觀妙真人公自出家迄今四十年名動宮禁
屢沐寵渥時人莫不歆豔而獨澹然自若嗚呼非離形
去智與世委蛇而不以物累其心者孰能之哉僊林宮
卽公之鄭圃也舊有屋宇往年所親構皆經變故焚毀
略盡月山日華子党道悟大初嘗與公同遊於碧虛子
之門以丁酉歲來自⑤海裴回故墟喟然感歎傷遺基
之蕪沒懼真迹之無傳是故悉力經營日夜不懈縣之
人亦素稔公化相率贊成故材木瓦甓所須之物不謁

而獲若殿若堂若門廡若廚庫環庵列位凡爲屋若干
椽旣落成欲礪石以紀歲月且狀公平昔修證始末及
出處大概并刻之以傳不朽來乞文僕親見公於長安
時年已八旬矣而體力輕健行不以杖目睡然有光誠
有道者也故爲之書俟異日功成行滿馭風騎氣遊崑
崙而憩玄圃自有高文大手續列僊廣步虛掄揚盛名
以詔來世僕何足以知之丁未九月一日記

遺安堂記

爲郭周卿撰

要名爵殖貨財開產業以爲子孫無窮之計此人之常
情古今之同也然而浮華蕩心多藏賈怨自中材而下
鮮不以此敗其世者若州吁以寵祿滅身季倫以家財
速禍豈非將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歟夫古之君子深識
遠慮逆推倚伏之理坐照存亡之機於是外富貴而甘
貧賤使當年無負乘之譏奕世享壽康之福此龐德公

所以擺落紛埃超然高蹈不顯王公之餌者厥有旨哉
其對劉表之言曰人皆遺之危今獨遺之安所遺不同
未爲無所遺也嗚呼是言也可以爲萬世保家之法吾
友郭君周卿揭遺安二字以榜其堂可謂知所取矣僕
辱與君遊旣久稔知其爲人樂易至誠廉介有守平昔
安於澹泊苟非其義一介無取棲遲鄉社保志全高雖
聘召屢至皆不屑就貽厥之美視古人無少媿其初名
是堂也春秋垂及五旬猶未有嗣續人皆笑其命名之
迂也旣而連生二子卒如其志有識者以爲積善之報
僕聞源濬者流長本深者葉茂士有純德至行而祿位
不稱者必在其子孫蓋造物乘除自然之理今君行雖
高而不需一命名已顯而布被終身其餘澤羨祉不畀
之後人則將安歸乎且所遺之具旣光明碩大矣抑將
又有希世顯美之應政恐不止於一安而已第姑少俟

異日當自見之知斯言也信丁丑五月既望南平野叟
李庭記

古卵瓶記

同州之沮水兩涘多土崖既高且峻遇積雨則崩裂往
往有古瓦瓶出焉其形模大小不一有腹圓而矮如壺
者有腹橢而橫如卵者尤奇古可愛人因以卵瓶目之
然樵夫野人得之無所用或以貯田種獨長安富貴好
事之家得之則深藏謹護轉相賂遺雖金珠弗逮也嘻
瓶之爲瓶久矣湮鬱沈埋於積塊之下不知其幾世幾
年一旦遇崩裂奮躍而去幸而不見辱於樵夫野人之
手又大幸而爲好事者取去磨洗拭拭使出光彩藉以
髹几^上貯以名花置之高堂大廈之下爲賓客之所聚觀
而駭異亦千載一時是雖泥土無情之物非有補於世
特爲耳目玩好之具爾且有時遇知賞如此豈物之顯

晦亦有數存乎其閒耶抑偶然也今夫一介之士抱奇蓄古或湮鬱沈埋於草萊泥塗之下至沒齒窮年而不爲世所知者顧豈少哉悲夫

創建灞石橋記

長安以形勢雄天下其來尙矣左達晉魏右控隴蜀冠蓋鱗萃商賈輻輳實西秦之都會也距城東三十里灞水南來橫絕官路西北十五里入於渭其源出於商顏山中每歲夏秋之交霖潦漲溢川谷合流礮崖而下巨浪澎湃浩無津涯行旅病於徒涉漂溺而死者不可勝數至元元年秋山東梓匠劉斌適至此見之惻然內誓於心爲構石橋以拯茲苦旣而還家告其父母親舊皆悅而從之曰此奇事當勉力各出囊資爲贐斌與誓曰橋無成不歸東矣於是束裝戒行前抵相衛市鎚鑿七百餘事輦運而西結廬灞上教人以輪爲業斂所得充

募工之直分采華原五攢之石伐南山之木以爲地釘其操執斤鑿張口待哺者恒二三百輩米鹽菜茹所費不貲日既久有豪傑好事者六州規措大使牛公鎮撫曹公引鹽提領范公等嘉其誠篤倡起而助之凡集楮幣二千五百緡以佐其用六年己巳春陝西大行臺平章賽公用左右司郎中徐珍諸君之議捐白金二十錠仍俾役夫二百令京兆同知巨公督之簽省嚴東平繼發驅男四百指徧諭所屬乘彼農隙輦山石八百餘載令京兆府判官寇公董其役九年壬申夏會蘇太師老仙呂公伯充在京師白此事於內侍賀公寬甫乘閒奏聞譯召斌入覲應對稱旨天顏喜甚敕賜京兆官籍沒田園發新收南口長充役作十年癸酉皇子安西王開國陝西王相左山商公以此事啟聞特賜楮幣三千五百緡廩給役者之食十三年丙子冬昭勇趙侯鳩貲僦

車轉石戍寅歲冬功始畢其長六百尺廣二十四尺兩堤隆峙下爲洞門十五以泄水怒制以鐵鍵壅以白灰其趾山固其面砥平磨礪之密蟄疊之工修欄華柱望之巋然如天造神設信千載之奇功一方之偉觀也由是車不濡軌人無褰裳憧憧往來坦然無阻自經始至於落成歷一十五年用石五千餘載鐵銀錠九千計鐵四千秤地釘木二萬條前後總糜楮幣八千五百緡輿輪之直尙不與焉按周禮城郭道路橋梁陂澤以時修之此三代之法也自天地分此河出羲農以來邈不可考周秦而下及漢隋唐俱都於此前志雖載嘗有石橋規制狹小屢經變故湮沒無跡有司課民歲駕土梁以渡迨春冰泮而已復敗矣人甚苦之於戲上下數千載當承平之際在朝在野才臣智士代不乏人忍視斯民沈溺葬魚腹而莫之救今也非常奇特之功乃成於一

梓匠之手可歎也已斌之爲人不特智巧多藝而寬厚誠慤重尙信義此卜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惟斌可以當之又斌之爲是役也舍父母棄妻子久客於斯未嘗一省其家無官守之責無監督之嚴風經雨營朝規暮畫曾不少懈雖誹謗百至而所守不移沮挫屢經而自信益篤衣不私身食不異爨與役夫同甘苦所荷金貲以百萬計悉付之掌記尺帛斗粟弗入於已閒關齟齬卒踐是言可謂有爲之士矣其至誠感格神明護持聖主賢王不惜帑藏貴家豪族樂輸金帛及編戶之民願同戮力竟能相與始終非志堅而力行之烏能及此一日京兆府學教授駱天驤偕斌踵門來告曰斌之橋成亦先生之志也今將勒諸石以紀歲月文不先生之屬而誰歟余應之曰諾遂序其顛末以諗後之人俾守而勿壞也

廉泉記

廉泉者陝西大行臺平章政事廉公樊川別墅所有之泉也曷爲名之惟公有卓然異績於民去已久而民猶思之遂取公之姓以名其泉示不忘也初中統改元之歲今天子新卽大位命公鎮撫關中視事未幾遂有西北之警中外恟懼擾擾不安公於是博參謀佐選將練兵授以方略曾不逾月而千里帖然遂以無事當是時列城父老與夫田野之民懽呼忭躍以手加額僉曰今日更生之日非卓然異績歟又期年而政成俄有旨召公復位自輶轅北邁倏忽十稔秦民戴公如一日也夫君子之爲政悅民之心易感民之心難感之深使之久而不忘又難必有深仁厚澤浹於骨髓然後去滋久而思益深也至於過其所居見其所樂起敬起愛鬱陶詠歎而不能已者召伯教明於南國詩人發甘棠之詠廉